晉綏日報

刊創日八十月九年九廿國民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五八四號

原名：抗戰日報

張二娃同志：

現年二十三歲，陽曲七區赤泥畔人，四六年參加十五團，後又改編爲獨一旅，同年陰曆月三十日給家來一信，說在榆林二支隊二大隊六小隊工作，希見報後，急速給家來信，或者給我來一信，如有知其下落者，懇信寄晉綏陽曲縣郵政局轉我。　李治祿

朱德和同志：

現年二十四歲，陽曲七區赤泥畔人，去年陰曆月三十日一信，你家知你在榆林二支隊二大隊六小隊工作，後再無音訊，請見報急速給家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來信，不勝感謝。來信寄晉綏陽曲縣郵政局轉我。　李治祿

爲邊區農會籌備委員會改爲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通告

邊區農會籌備委員會自本月十二日宣佈成立以來，陸續接興、臨、河、保、忻、寧、靜、岢等地縣農會來信建議，將邊區農會籌備會改爲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以便直接領導各地農民鬥爭，鏟除反抗澈底平分土地的份子，批准各級農會成立，給各地農民鬥爭以援助；並提議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人選即以原籌備委員會人員充任。籌備委員會接受各地農會要求，從九月十八日起即改爲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地址仍設興縣。凡各地農會與農民們有關農民實行平分土地鬥爭中的各項問題與本會接洽。

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主任委員趙林　副主任委員賀龍　李井泉　張稼夫　武新宇

委員譚政文　龔賢波　杜心源　薛諒登　聶純鏡　喬蘊龍　賈長明　閻秀峰

呂調　張永隆　鄂初元　李汝林　劉能林　梁興昌　任生有　劉玉堂

九月十八日

我晉西南地方武裝
收復鄉寧縣城
臨汾附近我收復土門杜戍等據點

（本報訊）軍息：我晉西南地方武裝一部積極出擊，收復鄉寧縣城。九月五日盤據該城之蔣胡匪被我殲滅，殘匪向三顯鎮逃竄，該城遂爲我再度恢復。

（本報訊）軍息：我晉西南地方武裝積極向臨汾外圍之敵出擊，收復據點數處，蔣胡匪軍困縮臨汾孤城，恐慌萬分。八月中旬，我地方武裝某部在臨汾附近直追敵隨城流亡武裝四十里，殲其百人後，又於本月一日在臨汾北張梁莊擊潰出犯之敵。我某部爲配合太岳區地方兵團之攻勢，亦於本月一日首先襲臨汾城北之喬化村偽「興鄉團」一百餘，全部殲滅。杜戍據點敵聞風而逃，我軍追擊中又殲其七十餘人，蔣匪經營半年之杜戍據點亦爲我解放。同時我地方游擊隊一部，以神速之動作，一舉攻佔臨汾西十五里與臨汾北三十里之土門據點，俘敵保警一中隊十九名，再度收復該地。另一部我軍配合收復襄陵時，重挫南辛店、澗頭等地（城附十餘里），俘敵十名。至此，洪趙全境已無敵蹤。而胡匪則惶恐失魄，困守孤城。從六月中旬至今，該區地方武裝、游擊隊共斃傷敵二百餘名，俘敵二百八十餘名，繳步槍一百四十三支，輕機槍七挺，輕砲四門，擲彈筒一個，子彈四千四百餘發，電話機一架及各種軍用品甚多。

華東各線我軍出擊
殲蔣匪三千七百
匪進犯膠東計劃已受阻礙

據新華社山東十六、十七兩日電：華東我軍猛烈出擊，殲敵三千七百餘人。茲分述於次：（一）我軍一部配合大反攻，在山東濱北地區展開反擊戰鬥，從十日開始，首將侵佔諸城之蔣匪六十四師一五六旅圍縮在城內一隅，以猛烈砲火予以殺傷。同時分兵兩部，阻擊從膠北犯石河之蔣匪八十三師、二十八師及向諸城北道口進犯之六十四師一三一旅等部，俘百餘人，迫使該路蔣匪六十四師南援，蔣匪東犯計劃已遭到阻礙。（二）九月一日，野東人民解放軍一部在（在沙土集以西），用短促突擊之戰術，以少數兵力，與蔣匪六十八師之王樓、黃崗之蔣匪六十八師三一團，配合偽保安團，東犯某莊等地，我當予阻擊，匪不支潰退，所被我某部立即以一部攔腰截擊，另一部迅速迂迴匪側後，直撲敵之陣地，守敵一部被我包圍，故軍隨後追擊，黃集東門火力閃開，偏逃好漢，至黃集東門一百米處，我立即出擊，猛烈射擊，敵潰不逞，形成夾擊之勢，一舉殲滅，蔣匪遺屍三百餘，我軍計繳獲五百餘，山砲一門，我當追擊光復黃集，小砲六門，輕重機槍十一挺。（三）八月二十九日，我某部在魯西南曹縣以北擊潰由曹縣進犯韓莊、蔡莊之蔣匪八十八師六十八團全部，斃俘敵連長以下五百七十餘人，繳輕機槍七挺，迫擊砲六門。（四）魯中地方兵團一部，九日收復蔣殘據之黃莊（新泰、萊蕪間），殲蔣匪七十五師一個營，斃傷俘匪三百六十餘，刻新泰萊蕪縣邊區已無敵蹤。同時，我某部又於十日對泰山投誠之蔣匪，殲其一部，繳輕重機槍十四挺，小砲一門。七日，我另部光復新泰公路上之團寨子、翻莊兩據點，繳迫擊砲彈二百箱、棉花千斤。

蔣匪軍事危機急劇發展中
滬米價暴漲至六十五萬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綜合消息：雖然說「今年各產米區的年景都很豐收」，但上海米價仍繼續猛漲，十五日每擔漲至六十三萬元，十六日竟達六十五萬元，超出過去任何時期的紀錄，並影響其他各種貨物，尤其是行將出口的大豆、紡織品、生絲等出口貨的飛漲。據市場元出週至本週來之最高峯四萬八千五百元。上海米價發勝，係由於蔣匪軍事危機之急劇發展有關，據合衆社消息：米價高漲的原因之一，係偽在無錫徵收八萬擔軍糧。另一原因，據說是大批運米船隻被蔣匪部隊扣留，用於軍用。同時，蔣匪主要產米區之一，亦爲製造米荒之一原因，使得蔣匪當局手忙腳亂。「已引起上海市場的恐慌」，如蘇川長江內外至其他沿海省區的糧食，都已急令江海關「凡沿長江各省市米麥麵粉，」上海蔣家警備司令部也已下令，一律須經蘇戰部核准，否則以私運論處，禁止上海食糧出口。蔣匪特務的鎮壓，已有許多米商被捕，但結果仍無效，據合衆社稱，「上海米價遍風，『（蔣）市政府當局似乎無力制止投機人囤積居奇的上漲。』」反倩上海米價飛漲，以時傳雞短發展。

神府邊沿區民兵
埋雷炸死進犯敵

（本報訊）神木敵常來我神府二區賀家溝、李家墕、秦家坡一帶搶擾，我二、三嚮民兵即主動出擊，於一個晚上，進入敵據點附近，將地雷埋在一個門上，第二天拂曉，當敵人出來搶山封鎖的時候，一人持槍前門時，一步踩響門雷，地雷爆炸，一死一傷。敵人又到神府邊區地下，現我神府邊區民兵，積極開展爆炸中。（岸村）

晉中我地方武裝
殲敵一百餘名

（本報訊）軍息：活動於晉中之我地方武裝，積極開展攻勢。本月四日，我部伏擊由汾陽之仁岩去文水之四十六師三團一部，激戰三十分鐘，斃傷俘敵二十八名，繳輕機槍三挺，擲彈筒一門，步槍七支，子彈千餘發。八日，文水敵六十六師一九六團七個連，向我孝義鎮及其以西之南莊、馬東等村，該部隨即發起攻擊，經激戰三小時，全殲敵五連及六連大部，俘敵連長以下五十名，斃傷三十名，繳輕機槍五挺，小砲三門，步槍二十五支，短槍一支。

悲觀空氣籠罩蔣黨四中全會
蔣匪哀鳴「最後關頭」
中國人民將取得必然到來的全國範圍的勝利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蔣介石在他有生以來最倒霉的時候，召開偽國民黨四中全會與黨團中央聯席會議，這個會於本月九日開幕，十三日閉幕。開幕日，上海米價漲到六十萬蔣幣一石的最高峯，次日，南京即宣佈戒嚴，因爲劉伯承、鄧小平將軍所部的人民解放軍，已經打到了安徽省的無爲縣，離南京只有二百餘里。在這個會上，悲觀空氣籠罩全場，蔣介石在該會宣佈了他的「最後關頭」，發出哀鳴說：「危險困難較之過去任何時期爲甚」。蔣介石在會議上的藉口，只是「自己的軍事經濟資源至少可以維持兩年」。蔣介石所常用的欺騙手段之一即是嚇人，另一種流氓手段是欺騙。現在這個手段已經用不上了。蔣介石的另一種流氓手段，是每次開會照例有些所謂「決議」，這一次，也是照老規矩，來騙人民，可是又長又臭的決議，也不敢拿出來，也不敢叫什麼「統一」。他不多說什麼了，爲人民解放軍的巨大反攻，蔣匪管區人民大衆的反抗，蔣介石的鎮壓，已經逐漸不靈了，他自己也已經認識到，他已經走上了死亡的絕路。爲了作垂死的掙扎，蔣介石匪幫企圖向美帝國主義乞討更多一點的援助，同時企圖把國內的矛盾、饑餓、貪污、腐化、鉤心鬥角團結起來，把內戰延長下去，爲了達到求乞的目的，蔣介石匪幫施出了「歡喜和撒嬌，叫喊和求饒」，蔣介石玩了一套魔術。爲了團結匪幫本身，蔣介石把幾年前由國民黨分出去的三青團，再與國民黨合併起來，說這是什麼「統一革命力量」，並且叫宋子文發起什麼經濟基金，把因爲人民解放軍大反攻而立即就要失去的四大家族財產，如淮南鐵路煤礦公司的投資，「獻」給偽政府的「一捐獻」了出來。這些醜劇和魔術，固然不能改變國家形勢，因爲無論美國帝國主義給蔣介石以多少幫助，也決然挽救不了他們死亡的命運，而且蔣介石匪幫本身也已經到了崩潰的時候。嚴格地說：中國人民與人民解放軍將給蔣介石匪幫以更有力的繼續打擊，而取得必然要到來的全國範圍的勝利。

通知

各級政府、公安局、貿易公司、各公商、稅務局及所屬各單位：爲了貫澈救災救荒厲行節約，今年中秋節應一律禁止打月餅，並嚴禁送禮。希切實執行，爲要。特此通知。（不另行文）

行政公署

九月十八日

洪趙擴幹會爲純潔組織 清洗地主劉千李牧出黨

（新華社晉西南十六日電）洪趙擴幹會將破壞土地改革的地主份子劉千、李牧開除出黨。劉千曾任太岳區趙城縣公安局長，利用職位，個懸清算他易父的趙城縣群衆。他父親以其博訛去人家的一院房子，欠一百二十元未給，他爲逃避清算，將還欠賬補起來。他找了五個保人，將地主劉德寶已開鋪給貧苦群衆的四畝水地奪去，寫成自己在死契地。向群衆放賬吃利錢，竊取物資。九分區擴幹會上，宣佈了財經會議決定，嚴禁買槍命令，他却在會後將一支三八手槍盜賣，隱瞞三八槍一支。工作中一貫的鬧宗派，反抗領導。違犯九分區擴幹會所宣佈的紀律，於大會中一切問題到處亂講。八月，洪趙召開擴幹會，他到距會場三里的某村，向他老婆偵明情況後，私自逃走。三區助理員李牧將自己破落地主成份隱瞞改爲中農（祖父時是擁有八百畝水地的大地主，後來破產），他又以職位貪污剝削贖回很多土地，用買見的方式，僱了個不賺錢的長工，又買了個丫環。在村中逃避負担和差務，摸包庇三家地主三年沒支差。今年派夏公糧，他給僱農胡培茂派了一石，而把地主李興棠十二石減去五石，因群衆反對，才加上九斗，還給地主撑腰，李興棠用鐝頭打破貧農抗屬周海龍老張的手時，他向地主壯胆說：「不怕，叫他來區公所告狀。」又將開鬥爭逃亡排長躲藏了六天，當向他要人時，他就私自放走。上述兩個混入革命組織的地主份子，大會一致決議開除他們黨籍，撤消職務，交由群衆清算處理。（樂斕）

軍幹校軍人大會上 摘了兩個異己份子的軍帽

拜趙二人混入我軍 嚴重破壞了我軍政治影響

（本報訊）軍政幹部學校於九月八日召開全體軍人及警衛連大會，鬥爭混入我軍的階級異己份子拜許昌、趙興。按拜、趙兩人，都是去年晉北戰役的俘虜，出身地主（拜）、富農（趙）家庭，本人是兵痞流氓。自被俘後，一直隱瞞歷史、成份，在實際行動上，一貫進行破壞。他們在朔縣被俘時，就破壞我戰場紀律，搶衣服鞋子，在二旅時又在戰場上磅塲武器、打人，後被送到後方。在軍政幹部學校担任飼養員時，他們竟互相包庇，爲非作惡。每次用差，擅偷賣馬料（多少數目，他們自己也弄不清了）。假造法走私，使用白洋，吸大煙，嫖破鞋，嚴重的破壞了我軍的政治影響。拜許昌除以上罪惡外，爲逃避群衆鬥爭（他家曾給群衆清算了兩次），企圖長期躲藏在我軍裏。拜許畿同應斯假偷，盜了一千餘斤糧食，雇用小差後，他自己的那點罪實他日漸暴露，企圖逃回閻偽軍，被群衆抓回。在這次軍人大會上，大家對他們的罪惡，莫不痛恨萬分，一個十六歲的小鬼李萬福氣得臉色發青的說：「狗日的在家裏剝削老百姓，出來剝削牲口。」有的說：「他們欺打老百姓，今天我們要給老百姓報仇」。最後一致認爲，這些地主惡霸，汚辱了解放戰士的光榮稱號，當場給摘下了解放軍的軍帽，開除軍籍，並送交政府轉當地群衆處理。現該村及警衛連，根據這一民主教育，分別組織討論，以檢查每個同志的階級立場和思想。（甘同華）

靜樂東大樹 給地主「糾正」回去的利益 群衆全部要回來了

（靜樂訊）東大樹四五年反貪污時清算出地主寰云貴坡地七垧、平地八畝、塔地十二畝，寰明堂坡地五垧、平地四畝，當時即分給無地缺地的農民，立了死契。但在四六年九月村長王有從擴幹會回來後，糾正侵犯中農利益時，又把地主定成「中農」，將清算出的土地全部「糾正」回去。今年群衆很不滿意。群衆覺悟提高，紛紛議論，並向村公所提出意見，村公所接受群衆意見，乃經過貧僱小組討論，召開群衆大會，將二十五垧青苗地全部要回來，現正重新分配中。（秦交明、李白群）

保德土門等三村群衆 清算觀音殿主持滿仁

（保德訊）三區土門、郝家塔、頭家溝三自然村聯合鬥爭觀音殿主持滿仁和地主郝文等。按滿仁原名王錫恩，十二歲入寺爲僧，後來取得三十二「當權」（即三十二個村子的地主）的支持，變成了該地的惡霸地主，除擁有五十餘垧土地外，十六個村子每年都得給他送這十六大石糧食，他以此來放牛債吃利息。在鬥爭大會上，群衆揭露他種種的罪惡。炳王子訴苦時說：「你丟了馬驢，便說是我兄弟偷的，回家去，住廟門，拿馬鞭拉住打，直打得無路可餘，從鐘樓上跳下去跌死。」選他的三兄弟，炳英接着起來控訴兄弟上廟後，九歲活活受死，後連村也不給，只搭了塊席子就埋了。沒到說不起道來，哭得抬不起頭來，高呼「爲冤死的禿子報仇！」郭社堂上去質問：「我二爹是怎樣死的呀！你頭了他的命？」又狠心的把他民國死。」他起他二爹十七年佔了他的房產，自己賺了幾錢，最後把他的婆姨霸佔了，給他吃上「生丸」和「生牙膏」，活活給他霸死了，死後他告到村公所，不但沒給他伸冤，反而叫他攤了一桌席，給滿仁賠罪了」。接着群衆又控訴了郝文等罪惡。這次鬥爭結果，共向地主要回一百七十垧土地、房院七座、牛驢八條、糧食四十二石、衣裳一百八十件。現三村群衆正醞釀統一分配中。（朴茂）

解決貧苦群衆種冬麥困難 大寧太德村群衆清算張萬海

（新華社晉西南十七日電）大寧太德村群衆清算奸屬張萬海勝利，解決貧苦農民種冬麥的困難。張某係閻匪「兵農基幹」，當閭長三、四年，在村中作威作福，欺壓群衆。張七海的父親因還不起賬，逼他滯口後，不幾天就死了。他乘糧價低時，向群衆逼要欠款，到糧價高漲幾倍時，再把糧賣了，向村公所交款，從中勒索。全村三十二戶，幾年中，全部被逼破產，被迫逃亡者六七戶。張某並有十一支槍支、十六顆手榴彈，常威脅群衆說：「誰要和叛軍（指我軍）接頭，就殺誰。」上大寧解放後，張某於群衆翻身運動中潛逃，群衆即奮起向其家清算出糧食十九石七斗五升、棉花一百六十七斤半、白布一百七十餘丈、銀器三斤六兩、新棉被七床、綢緞洋布衣服七十餘件、白洋五十一元。隨即根據群衆要求，首先解決貧苦農民的種冬麥時的牲口與麥籽的困難。當即派人將布和棉花馱到縣城，換回毛驢八頭、牛一條。經過群衆反覆比較和民主的評議，將全村應分配果實的廿六戶貧中農，分成四等分配，特別照顧極貧苦的軍屬張蘭庭與孤身漢崔德皮。還次給張青苗地廿畝、棉花畝半多、半個牛，並準備爲他代耕六畝麥地。崔係河南人，窮地全無，以前村中只叫他支差，不叫他開會，不把他看成村中人，部份幹部不主張分給他果實，說：「這人住不長。」後區幹部個別找他談話，他說：「有窩有地便是家，誰還願意走，沒辦法了，不走也不行。」因此便分給他青苗：玉茭四畝，棉花畝半，價值卅餘元的棉衣棉被、窯洞用具等。該村解放前只有九頭牛、四頭驢，有廿四戶沒有牲口。現在却有十一頭牛、十一頭驢，只有八戶沒牲口。全村中貧農準備大量種麥，已翻麥地四百餘畝，去年該村只種九十多畝麥，今年計劃種七百餘畝。麥籽已有三石多，缺數正籌買中。（閻仲達）

民兵趙三娃 活捉奸特吳世和

（寧武訊）奸特吳世和，本縣吳家溝人，曾在閻匪時一師勤務工作，任過偽營長，日寇佔寧武城後即投敵，任寧武石家莊「工作組」組長，後任靜樂「和平團」團長。日寇投降後，潛逃到翻縣，去年八月其從翻縣回來，後吳逆下落不明，企圖掩護。本月三日三場鎮民兵趙三娃在地裏剜草，猛抬頭看見一人，手提大鋪，躲躲閃閃走來，原來正是吳逆，當即扣押，仔細盤問，解送公安局審訊。（胡映垣）

神池楊家坡民兵 向地主追出私藏武器

（神池訊）一區楊家坡行政村所屬四個自然村民兵，向地主追要出火槍四十六枝、長矛十根、大刀十四口、九節鞭一個、戟一根。僅太平莊一村就追出火槍二十三枝。楊家坡地主楊巫，舊政權時練武習藝，村裏誰和他不對，就用大刀威嚇。此次民兵向他要槍、刀時，他抵賴不給，民兵強力追索，才拿出來。地主崔世瑞，據保藏下十五斤火藥，由在貧僱農群衆檢舉下，才拿出來了。群衆憤怒的說：「地主不死，隱藏下槍、火藥對付我們，非把這些殺人兇器撥除淨不行！」（良柱）

（寧石訊）一區李家溝地主蔡世旺，曾在中陽縣政府當了幾天科員，不服負担，於去年十二月逃至七區圪塔村，仍實行「政府人員」不服中間，抗勤。最近工作團發動群衆清算出預欠抗勤米二石五斗一升。在清算中，分隊長孫某則說：「蔡世旺好孫了，今年正月他在李世斌（地主）家，我去捉，他拿一支牛槍就打，幸虧沒有把我打死。」這一下引起了幹部與群衆的警惕，工作團問：「地主拿槍有什麼陰謀了？」十家說：「地主保存武器是準備打咱們。」當即將蔡某扣起審訊，結果承應有牛槍一支，剩二次審問時，他又說出保存的武器有牛槍一支、手榴彈五發、步槍一支、刀一把、手榴彈五箱（手榴彈未交出來）。據蔡某供稱：步槍係十團王直（生產人員，成份不明）寄放在他家的。現該將此事追究徹底，已將蔡某扣押。（劉世亮、任登傾、吉殿奎）

靜樂峯嶺底群衆 鬥爭地主狗腿高炳朱李根成

高李二人曾數次送地主到敵區

（靜樂訊）五區峯嶺底村三百餘群衆，於七月十五日開大會鬥爭送好幾個地主到敵區的高炳朱、李根成。高炳朱是破產地主，依靠大地主高俊德的勢力欺壓群衆；李根成是中農，地主狗腿，四四年混入民兵組織。他倆與崗薪富農楊明昌勾結一起，爲非作惡。今年四月，群衆反大地主高俊德時，高炳朱替其隱藏收管現洋一架，書籍兩箱，及其他衣服、照像匣子等，躲避群衆清算，並把高俊德的嫂子高炳存一家四口人，護送至敵區。六月，群衆將縣新富農段來生扣起，李根成及其弟根鎖，且時段把群衆扣起的大地主高大錫放走。六月二十九日，高炳朱和楊明昌偽縣警察，又護送閻縣並將係大地主和世宗一家四口人去敵區，引到天×廟（原稿不清）內住了兩天，他們給送吃送喝。路群衆當遣高炳朱時，高炳朱、李根成向群衆訴苦要白麵吃，一直送到閻由香村。他們共騙了白洋三十元、被子一頭、皮襖一件。當返回縣堂坪時，被區大隊長扣押（楊明昌逃跑未捉住），交由群衆處理。

群衆對這種放走地主行爲，非常憤慨，紛紛要求開會鬥爭。十五日開會後，群衆召開大會，貧農段天祥說：「你把咱村的地主服敵區，自己嫌不夠，又服從敵偽的，還是什麼心思了」高炳朱低頭說：「我是爲了賺人家錢。」張二後插口說：「我看你不是爲了賺錢，是要把地主的金錢帶上服給閻錫山來打群衆。」民兵段中和說：「根據，你當上民兵，開完會給地主報信息，前年群衆給你吃油麵白麵，群衆你有甚對不起你的地方？」段成了也說：「你女人叫明昌說劉，十人家耕上地，人家利用你送地主害群衆，你說該不該？」最後討論處理辦法，決定：高炳朱、李根成扣送政府法辦，將明昌和高炳朱的家產，暫時封存，待工作團來時一併解決。（李如松、段計祥、王榮消）

方山馮家莊等村 民兵輪流巡夜

打死山豬捉住逃亡地主

（方山訊）馮家莊、劉家莊等村民兵組織起來，打山豬巡夜。張來應打死山豬一隻，將一百餘斤豬肉分給了群衆。民兵李引屯、郭煥兒等三人並扣獲臨縣逃亡地主一人（已交原地群衆處理）。群衆高見則說：「民兵組山猪可好啦，又能保護莊稼，又能監視地主特務。」（旺興、至誠）

乘蔣匪內戰後方兵力空虛
蔣區變民紛起活動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蔣區蘇、浙、皖、贛、湘、川、康、滇、黔等省民變武裝，乘蔣匪內戰後方兵力空虛之際，紛紛起活動。據蔣區報紙透露之極不完全材料，民軍五月份以來蔣區活動情形如下：江蘇泰興縣境胡家橋附近，五月二十九日有民變武裝五十餘人，進擊蔣匪自衛隊。金山附近之張堰，五月二十八日，有一股穿草綠色軍裝、携帶新式武器之民軍四十餘人出現。常熟、鎮江、丹陽、武進、揚中、句容等縣境內，均有民軍出沒活動，蔣記地方政府束手無策。五月間，並有水上民軍數百人，在江蘇海面馬蹟山一帶追逐蔣家緝私艦兩艘，經蔣記海軍艦艇前往援救，該二艘艦始得脫逃。太湖民軍現有帆板船隻六十餘艘，經常游弋湖上。浙省四明山民軍，繼五月十四日擊潰鄞縣鴨六師步槍二百餘支之後，六月三日又消滅一部偽攻鎮海莊市蔣記警察以儘索制，另部出擊該縣彭王廟警察，繳獲長短槍十餘支及全部子彈。皖南民軍除活躍於黃山山脈南北之績溪、太平等縣外，更躍動於該省第六行政區旌湖等六縣地區，使該縣蔣匪當局手忙腳亂。江西、湖南邊境之井岡山北麓，酃境永興、茶陵、攸縣民軍，有段志成率領之「給予隊」，段徵生之「爬山隊」及另部「無大隊」，前兩部人槍甚多，經常活躍於界化隴一帶，捕捉過往蔣匪官員，蔣匪均視該地為畏途。贛省南（南昌）潯（九江）公路，常遭民軍威脅，六月十二日蔣家交通部第二運輸處之班車二輛，行至德安北六里處，被民軍三十餘人襲擊，俘從蔣記江西區直接稅局局長趙鳳卿、運輸處官吏某及押車士兵四名，繳獲槍械四支及大批物資，民軍俘獲蔣官蔣兵，負荷戰利品，從容撤退。川黔湘鄂邊境之民軍聲勢亦日見壯大，蔣軍進行年餘之「軍事進剿」一失敗後，近又推行所謂「政治進剿」，仍歸失敗。滇、黔邊區滇境蔣家、平彝、羅平、師宗、宣威及黔境興仁、盤縣、水城、威寧等縣，民變蜂起，迫使駐防該地之蔣家軍事特務旅第六團，五月間會同各縣縣府，於公路沿綫及各隘口設築碉堡，以圖防守。西康民變仍在繼續發展中，由成都通雅安之大道，全部均受民軍威脅。

晉冀魯豫強大人民武裝
向殘留蔣匪猛烈出擊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六日電）配合晉冀魯豫大軍南征，晉冀魯豫區強大地方兵團、民兵、游擊隊全面出擊，向殘留晉南、豫北、冀魯豫之蔣匪展開猛烈攻勢。茲綜合報導如下：太岳地方武裝六、七、九日連克臨晉、虞鄉、猗氏三城，九日又克樊石之柴家圪塔據點，殲俘敵一百二十餘人。濟源民兵八月三十、三十一日一舉收復白坡等七據點，沿黃河之濟源孟縣兩縣，已無蔣匪蹤跡。豫北地方武裝進擊新鄉近郊，八月十日復擊潰王縣三部二百餘，生俘其四十名，並攻克王匪老窠小店寨，該寨距新鄉城僅十八里，使新鄉蔣匪驚慌萬分。安陽附守孤城之蔣匪，被我民兵武工隊及城郊羣眾層層包圍，不敢外出一步，在冷槍地雷捕捉的威脅中，坐待末日。我另一部地方武裝，深入封邱、延津、陽武、原武一帶，幫助羣眾進行土地改革，現封邱、原武農民已組立聯防武裝，[illegible]出動，防蔣匪偽「還鄉團」之騷擾。

×　×　×　×　×　×

新華總社及解放區記聯
電慰前綫隨軍記者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人民解放軍的全國性反攻開始以來，各綫記者隨軍採訪，艱辛報導，頌傳捷報，振奮全國人心。本社總社及解放區記者聯合會，特電各前綫隨軍記者慰問致敬。原電如下：各總分社、各前綫分社轉各特派記者、隨軍記者暨全體新聞工作同志：你們隨各路解放大軍，出發前綫，在砲火中參加戰鬥，與反攻大軍並肩捍綫，將解放軍之勝利消息，捷報頻傳，振奮全國人心。望繼續努力，爭取在新聞戰綫上打更多的勝仗。敬致慰問。

渤海解放軍
成立海防縱隊

從海面上進行反攻！

（新華社山東十七日電）正當解放軍大舉反攻之際，山東渤海區人民解放軍海防縱隊於五日宣佈成立，並於海濱舉行萬人慶賀建軍大典。該司令員向全體號召：「我們要堅決消滅海上蔣匪，為保衛渤海七百里海岸綫而戰鬥，並從海面上進行反攻！」

戰事重心推向長江流域
（一週綜合戰況）

人民解放軍發動全國性戰略大反攻的歷史壯舉，震動中外。目前戰事中心，正移至敵後的中原廣闊地區，戰綫以空前巨大規模，推向長江流域。劉伯承將軍所部大軍，自八月七日開始南征以來，已向南疾進千餘里，目前已逼大別山地區，正向鄂東、皖北進軍。左翼於九月十一日解放桐城、廬江，穿越潛山，十五日打至無為；右翼於十一日攻克潢水。至此，出師以來，已在隴海路南之鄂豫皖地區，收復與解放縣城二十八座，大軍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充分暴露了蔣匪腹心地區兵力空虛，部署錯亂，全盤被動。蔣管區的江南，惶惶不可終日，匪府南京宣佈戒嚴，蔣介石連夜召開軍事會議，京滬路徹夜鐵甲車巡邏。

南渡黃河縱橫豫西地區之陳、謝、韓、孔、秦所部大軍，自八月十三日迄今，連克縣城九座，並解放廣大地區。西路於九月十二日克復隴海路上靈寶，殲蔣匪七十六師第一旅全部及三十六師一六五旅補充團，蔣匪殘部竄靈寶以東四十公里之閿鄉城，解放軍直追城內，將其全部殲滅，該城亦告解放。同日，我另一支大軍攻克扼陝豫鄂三省要衝的盧氏城，威脅胡宗南後方，西安宣佈「準備巷戰」，一羣窮兇極惡的蔣家官僚，紛紛搬家逃命。東路南下大軍，則於十日進駐伊陽縣城。

西出津浦路挺入魯西作戰的陳毅將軍所部大軍，於九月八日在菏澤以東的沙土集，一舉殲滅蔣匪整五十七師，生擒其師長段霖茂以下八千餘人，另斃傷其二千餘人。這是山東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宣告了敵人在山東的所謂「重點攻勢」一敗塗地，並以更猛銳的攻擊精神，予敵人以新的打擊。這一支勇冠全國的大軍，不僅粉碎了蔣匪中央社關於山東戰局的種種神話，而且已弄得南京匪首連夜開會，急謀應付了。

正當白崇禧在蔣匪四中全會上報告陝北局面是已在所謂「掃蕩中」的時候，彭德懷將軍所部大軍，以神兵天降的神速動作，突然於十一日出現於延安東北七十五公里之永坪鎮，轉胡宗南主力之第一軍及第廿九軍，七個旅匪路完全遮斷。僅七個旅，即在其友軍廿六師被殲滅後，倉皇南竄，可是我解放軍比他更快，在延（安）榆（林）公路之[illegible]一帶，兜頭一包，七個整旅已陷入我天羅地網的包圍中，而臨着三十六師同樣的命運。王[illegible]將軍部關中解放軍又威脅西安於西北。陝北人民解放軍這一妙着，竟使胡匪宗南進退維谷，眼看其部下行將被殲，而隴海東段與豫西後方門戶洞開於後，無條件坐視其在西安，急躁如雷，天天迫部下「提頭來見我」。總計本週內，陝北解放軍殲滅了一千餘人，並自南下反攻以來收復縣城十座。

北綫晉察冀聶榮臻將軍所部，在蔣匪說是已「全部肅清」的平津保三角地帶，大舉襲敵。九日一舉攻克大清河南之新鎮城，殲滅蔣匪五師一個營團及另一個團大部，並生俘蔣匪九十四師等部千餘人。另部於六日突入平漢路高碑店以北之松林店車站，切斷平保間交通。據美聯社報導：保定周圍情勢嚴重，該城煤之供給斷絕，現已停止發電。東北戰綫無戰事，陳誠自到任以來，到處奔波，忙成一堆，充分反映其僅只主轉軍下一打擊的重量。（十日至十八日）

晉冀魯豫軍區七月以來
俘敵軍官三千五百人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六日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頃於九月十三日宣佈，該區七月以來，共俘敵軍官佐三千五百餘名（劉鄧大軍隴海路南俘獲未計在內），其中將級九名，即整七十師師長陳頤鼎、整五十五師副師長理明亞、整六十六師師長宋瑞珂，少將計整七十師副師長羅哲東等六名。校級共三百六十六名，其中上校整三十一師一四一旅參謀長徐鴻成等十名，空軍少校駕駛員王朋臣一名，中少校共三百四十六名。尉級軍官共三千一百餘名。在被殲蔣匪中，有不少係第二次被殲俘者。整七十師一四零旅今春一二次被俘，第一次係一月四日謝任二六師一六九旅旅長時，在魯南向城之戰中被俘，四月在魯台外圍被殲，同時該旅旅長謝懋權被俘，釋歸後，七月該旅又二次被殲，該旅新任旅長謝清華亦為[illegible]，僥倖脫歸。

沙土集就俘蔣軍官中
又查出少將一人副旅長二人

（新華社華東前綫七日電）華東解放軍總部頃發表第二十四號公報，公佈沙土集全殲蔣整編五十七師補充戰果如下：計生俘該師中將師長段霖茂，少將師政治部主任李梯青，六十旅（即預四旅）副旅長王雍直，一一七旅少將旅長羅覺元、上校副旅長張鐵彬等以下官兵八千餘名，斃傷兩千餘名。繳獲日式榴彈砲六門（前誤為八門），山砲、野砲二門，迫擊砲等共一百門，擲彈筒一八一個，輕重機槍五百九十挺，長短槍三千六百四十九，各種砲彈一千六百五十六發，各種子彈四十餘萬發及大批軍用品。

意大利工潮席捲全國
罷工人數達一百六十萬

（羅馬訊）意大利工人抗議當局經濟政策與物價高漲的大罷工浪潮，已自北意席捲全意。意大利共產黨與社會黨領袖已決定於九月二十日舉行全國反物價高漲的示威遊行。迄十三日止，罷工人數已猛增至一百六十萬人。據塔斯社十四日電稱：「已出現了全國罷工的可能」。森林警衛員的罷工已在意各地開始，出產水泥百分之六十的意大利水泥工場的工人和職員，已參加罷工。普拉吐城一萬八千織物工人的罷工，已得到全城一切工人總罷工的支持。熱那亞、里窩那等重要工業中心和港口，均紛紛舉行總罷工，並舉行盛大的示威抗議遊行。意冶金工業工人聯盟方面，但罷自九月十四日減少工作時間，以便安置二十萬失業工人的要求，已提出「將舉行全國性的罷工的警告」。北意波河流域各省的農業工人罷工，至十四日止，已持續六天之久，且在擴大中。罷工警戒區的各警戒小組，阻止地主破壞罷工的活動，罷工人與破壞罷工的地主及其走狗之間的衝突，已在許多地區發生。

晉冀魯豫軍區
釋放被俘敵軍官二千餘人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六日電）晉冀魯豫軍區頃釋放二千一百八十三名被俘蔣軍官，另有大批被俘蔣軍軍官，自動參加解放軍，為打倒蔣介石而鬥爭。被釋蔣軍官中，有校尉級軍官，有雜牌部隊的及蔣嫡系部隊的軍官，並有政治特務人員。被釋解放軍官，均發給路費，並發還所保存的各人財物，有失落的亦予賠償。一個軍官筆丟了，賠償了[illegible]萬元，某軍官的三條金子（重二兩多），剛入某收容團時，恐怕沒收，藏了起來，被查出後，由團部保存，臨走時，仍予發還，他感動的落淚，說：「這幾兩金子我以為是被搜收了，我[illegible]不信，想不到會[illegible]是放給我們[illegible]」他們放到黃河時，[illegible]到河心，[illegible]手作別。

蔣家匪幫偽選聲中
南京群妖亂舞醜態

（新華社冀中十七日電）蔣家匪幫偽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定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偽立委「選舉」定於十二月廿一至廿三日，偽「選舉」[illegible]天津新星報載南京通訊，揭露南京妖孽亂舞醜態稱：「國民黨內，惟步調不一。青年黨表面冷淡，內心焦急，民社黨頗有興趣，內心則憧憬，完全是一幅色見病相。一條是「擊打國大代表」，以寧願武力為靠山，一條是「鑽選立法委員」，則是指投函攬排資席，結集會，或收買選票。三百六十行之外的另一行，就是新近流行的「票販子」，他們以拉票子為販子，有一位販子向南京一位偽「立法委員」問盤索價十億元，保證他當選偽「立法委員」，但對方因價欸距離太遠，而僅給一位[illegible]元，要方因價[illegible]，而[illegible]票販子的[illegible]，[illegible]下的一批鄉長和甲長。」

關於「客里空」的檢查（三）

本報編輯部
晉綏新華總分社

從"獻地"宣傳中看我們的立場

去年八月下半月開始，到十一月初，報上陸續的登載過不少「獻地」的報導，這些報導都是我們的記者、通訊員寫的，都經過編輯處理的。現在，我們就單從這方面——業務本身，來看我們在宣傳「獻地」中的階級立場問題。

一、從劉少白「獻地」中宣傳地主階級「擁護」土改

去年八月十三日本報刊登「劉關縣長及其胞弟（即今年八月二十七日登黑峪口群眾清算劉懸了的大地主劉錫坤）向群眾公用土地房屋」的消息，文中引證了劉少白的一串宣傳黑的漂亮話，把劉少白當成地主代言人，描寫的煞像擁護土地改革似的，不僅如此，作者更介紹劉少白的簡歷中為之大捧一番，說劉少白「一生熱心革命事業」，「本人自民國二十九年即參加晉綏解放區建設工作」，「對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早有認識並親自展開，還在民國二十年前即有將土地交政府處理的倡議。」「毛主席論聯合政府一書發表後，去年（指民五年）曾經晤談邊區政府閣主任，要免除其佃戶的一切租息。」事實如何呢？不用說他三十年前了，據最近本報記者劉一鈞同志揭露的材料談，就是在去年的時候，他曾派他的狗腿子到佃戶地，威嚇農民，向佃戶逼要租子。又去年興縣六區某村群眾向劉少白的內弟（也是地主）進行清算時，劉亦到處說其「叫苦」，堅決反對農民合理要求。而即今年李家溝地主不顧群眾延長醫長保件向縣府稟報要求全家保生時，劉少白也即刻要保做為該地主「仲兒」。你看我們為地主階級做的宣傳做得多麼漂亮，亂是錦下添花了！這不過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而已。

二、宣傳地主階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八月十三日方山縣訊報導李成樑「獻地」的消息中說什麼「李先生在群眾減租清算大會上，對自己過去所作所為，作了懇切的批評（？）」等等。李某在答覆群眾所提問題時，又說：「生在舊社會裏，自己就不乾淨，人家說咱剝削，實際是剝削，佃戶都生存在了個些地，除交租外還給自己種水地二畝，兩年內還得一些代價，又會剝削了一條牛，牛死後，牛皮肉自己完全獨吞，像這樣額外剝削佃戶很多。」因此李成樑自「去年（四九年）方由解放後，開始感到封建剝削對發展生產之阻礙。」這篇報導來總結了地主階級的階級本質，好像地主的階級已經認識了過去剝削農民的罪惡並決心「傳給自新」似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撰稿者在「群眾減租清算大會上」的發言，同時又是一套緊密結合提出問題」，關係實是在群眾力量推動下的一份漂亮話，企圖以此麻痺麻化群眾，破壞減租清算，我們不作深刻研究，竟替他大肆宣傳起來，作麻痺宣傳，在階級思想上起了麻痺我們自己和群眾的作用。

三、宣傳地主「獻地」後，變成「勞動人民」

八月十六日「柳林市士紳地主「獻地」」的報導中說：「柳林市政府召開的士紳座談會上，地主「獻地」後大家都很興奮（？）」縣長和縣府馬明鵬先生說：一個好人總會得到很好，對比是一個洗澡，把我們的劉副縣長想都洗澡了，就正實行了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會後馬明鵬先生還讚早起，勤勞生產，他那種勞動的熱情更得到群眾的讚揚。」這篇報導也說明我們在政治上動搖得可憐，我們被地主階級的陰謀詭計完全蒙蔽了。

四、宣傳地主「獻地」後，政府讚揚與群眾「感激」

八月廿六日報導：「五寨縣縣長武維仲「獻地」後，縣府代表五寨縣群眾在八月廿九日，對武地主自動召開「獻田會議」，共獻出土地千畝，「縣政委揚應同志到會對此一贊明之舉極表讚揚。縣農會主任張初元同志，也代表農民表示熱烈歡迎」。中陽縣某村地主鄭維元「獻地」後，村公所特於八月十五日召開群眾大會，熱烈「歡迎」，王存農民對地主在「獻地」不勝「感激」，政府對他誠意讚揚。這種報導的立場做得，對農民實在是太大的侮辱，對我們的階級是在同農民犯罪！

五、在宣傳地主的「獻地」中，對地主階級破壞土地改革的陰謀手段，毫無警惕

（一）把土地「獻」給佃戶和變相出租——八月二十五日折縣完小校長王在中「獻地」消息中說：「他於月的將土地二十畝分給縣有生、賈文海等六家佃戶，當立契約，確定地權，我他三十畝分給本村貧民耕種，每年僅交租石食殺，以維持其妻及孫女兩人的生活。」

（二）、以「獻地」來掩護清算，保護其財產——八月十八日，新縣村書記周殿士「設賬」他父親獻出房地；「我款對記，三弟常說，你看那些人沒地沒房子，咱們出一部份土地房子，幫助他們耕好，該給他們家裏先留出地好，還存油的。咱們家裏、騾子、平地。」

（三）地主「獻地」後，在所有地主獻地的報導中，仍保存大量土地和好地，都是說「留下是生活」的土地，但是沒有說出留下和「獻」出的是什麼質量的地（好地或壞地），主要就是故意留好地的欺騙性。八月五日某報導地主孫八子「獻地」。消息中說：「孫八子有地十頃多（大地主呀！）牲口二十匹，給農民讓出地六頃零七十多畝，牲口十二頭，剩了四十五餘。」他們所留出的地是「自己耕種以外的土地」，固然是壞地，因為誰都不會丟下好地，而「獻地」後仍保存四百畝好地，八頭牲口。

（四）地主以雇勞動力以抗減租手段，接縣北與大量出賣土地陰謀——八月十三日報導方山縣訊員李成樑在減租清算大會上，賣出的土地價五萬元（？），歸隊勞（！）又在賣出的土地中，以十九畝（可比數的不止十九畝）全部收入歸勞（？）了賞給抗屬。」

（五）客觀上宣傳化形地主改變剝削方式是合法的。——十月二十二日報導臨縣王機「獻地」後，「實行一條和村裏人變工耕種（實際上是要農民無償勞役），解決口糧。並買一架快機，讓婆姨們與村裏婦女變工織布，解決穿衣。」（紡織不負擔，又可以組織進行剝削！）

（六）把地主階級的欺騙陰謀手段，當成他們是做「好事」，大加宣傳，群眾反對不友也不考慮。八月十八日興縣牛友關「獻」來的糧穀，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據先嵐縣某村群眾要清算他，因他在紅軍東渡時把群眾給紅軍的糧食貪污了，他知道此事後，即與市集上買了三十石米，在群眾鬥爭會上，只要了十五石，他從縣回來假裝「開明」，於是把其餘的十五石給了與少白「獻地」，也來假裝「開明」，縣政府縣長叫登報表揚，應當提來對這種其對群眾影響如何，對中的「讓」來掩護了一番，對這個某村群眾清算小食污一事，知道了問也不問。

副刊

從以上的事實中，可以看出，我們在「獻地」宣傳中如何對待地主階級，如何在群眾中喪失了對地主階級本質的認識，如何喪失了無產階級的立場。這是我們過去宣傳工作中的嚴重錯誤。這種錯誤的發生，是由於我們對地主階級本質沒有認識，對數千年來的封建統治階級，毫無警覺，階級觀點非常模糊。如：

九月三十日「對地主獻地的認識」小評中說：「對於莊紳開明士紳和大地主，必須提高警惕，該清算的一定要發動群眾清算。」「地主獻地是由於群眾運動的結果，有些有地有錢的地主認識到這是大勢之所趨，願意與農民站在一起，而獻出自己的土地，這絕不是地主偶然的大發慈悲。」從文中可以看出我們當時對於徹底消滅封建的政策，依然沒有了解與接受，沒有把地主當一個階級來看待，因而一方面，已發動群眾的地主的「獻地」或「開明」，是地主逃避清算的欺騙手段；另一方面又說有什麼「有遠見的地主」如何如何，結果一變手又把自己的階級立場由於當時對這種群眾運動估計過高的，最基本的，還是我們缺乏明確堅定的階級立場的具體表現。

一件新聞報導的檢討

編輯同志：

今年七月十八日報載：「五寨王二寶冤死案」一稿後，立即引起二寨縣、五寨縣府和四區幹部的深切注意，因為和事實大有出入，大家都說這稿子的稿子，經我調查以後，把該稿失實和處理經過說明如下：該稿是白丁同志寫的，此人我不認識。據寄稿：白丁同志係舊日報工作人員，被派往晉北「帶工作，該稿是他路過五寨時寄來的。）在六月初（日期記不確），收到報社轉信和原稿，信的大意說：「該稿因事情曲折，又係人命案，且原稿未經縣上審查，為慎重起見，請我們調查一下。」我接到稿後後，先問縣府李副縣長，他未提正式意見，只說：「王二寶不是周聚隆中隊長打死，而是王二寶自己死的。」（原稿說是被打死的。）當時為慎重起見，因區幹部會議，我向四區徵詢些元（代區長）同志調查，他也因不了解情況，未提意見。我本想到該村調查，但因為當時忙不開，結果就麻痺地放鬆了，正了王二寶非周聚隆打死的一點材料，就寄回報社，並說明「再無出入，即可刊出」（記不得原話），於是該稿就刊用了。但現在將消息和事實對照起來，有三處材料根本錯了：

一、王二寶和不是雇工，而是破產地主，他的成份應屬高等，說調查和縣府的了解，確定他是破產地主。但後來李政委和四區區幹部機關不到群眾中調查，確定他是破產地主。按王政和原先是安家莊人，家有一段平的地，租人種地，自己不勞動，後來因浪費而賣了產，於是在上家給汶兒水做外父家受苦（實係工頭性質）才五六年，他大兒參加了部隊，二兒（即王二寶）是吃喝嫖賭，抽大煙不務正，村裏人都不願說他。現在根據這些材料，已寫成判決書，尚未向上級備案，以後還可讓群眾討論，但弄錯王致和的成份是確定無疑的了。

二、消息內提到民兵中隊長周聚隆，在敵佔時期，曾經該村高九存、王二禿等四人通八路，綁送給石堆四據日寇殺了，四是根本沒有的事。消息發表時，周正在禁閉中，在報紙後，就申斷他的不白之冤。幾乎周聚隆是一青年幹部，家境清貧，工作熱情，但次犯錯誤，才把他扣起。而研究這不組織別人之事，乃係致和的罪惡。

三、消息內提到幾次縣府科長們的處理情形，也與事實不符，這件人命案早已發現，但那時未經群眾審查，因此來作最後確定的處理。指稿是亂的，而非報導上所說的那種情況。

從以上事實看，證明白丁同志的報導，是聽了一面之詞，而未向群眾調查。但我在處理該稿件時，採取了馬馬虎虎的態度，接到報社寄來稿件後，只聽了個別同志說「沒有什麼」，就把它寄出去了，對群眾假……群眾觀念這何等薄弱。

想到我在半年多來的通訊工作，是犯了很多錯誤的。我寫稿和處理通訊的稿件，總是粗枝大葉，認為稿子可用時，就一下推給報社，從未考慮新聞的真實性，只求稿件多。在自己寫稿上，只要發現一點材料，提筆就寫，也不深入採訪和研究，認為讓報社去修改吧！因而使很多新聞不能用，或共是單聽幹部談的材料，寫了不真實的報導。如今年一個白貴榮同志給我談「河灣群眾向地主要求租」我聽了就寫，該稿刊出後，我才跑到河灣調查，才知道不但公糧未要出，連地主也跑了，這是多麼不負責的事。這種「客里空」的作風，我今後必須努力克服。

五寨通幹白尚武